

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極樂淨土圖像參觀記

● 陳清香

本期「藝苑精華」專欄，特別介紹兩幅極樂淨土圖，那是筆者於上個月參觀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時的展品。

今年九月，赴美探望住在賓州費城的女兒景欣，在景欣安排下，全家三代參觀了數座有名的博物館，包括費城自然科學博物館、費城動物園，尤其是搭火車遠赴華盛頓大城，參觀弗利爾美術館，看到了八大山人書畫展與中國北朝、隋、唐、佛教造像展，印象深刻。本期原本擬介紹八大山人的書畫，臨時改成寫淨土變相。

弗利爾美術館十餘間展覽室中，有一室闢為佛教造像陳列室。全室挑高，豎立著數十件石質雕刻佛教造像作品。每件陳列品擺設，均架高至觀賞者的視覺高度，但有數件雕刻品，本身即超越人身高度，故自入口處一眼望去，高廣壯闊。其中一件北齊河北響堂山石窟浮雕，主題淨土變相。

此石刻浮雕淨土變相，原為河北南響堂山石窟第二窟刻於石窟壁面的作品。主要表現西方極樂世界的勝妙景象，在畫幅結構上，可分中央、左端、右端等三部分。

其中中央部分：中尊坐佛為阿彌陀佛，半跏坐於大蓮花座上，佛面圓滿，頂上肉髻不明顯，腦後有正圓形頭光，肩膀寬闊，身著偏袒右肩的袍服，左手下垂腹前作禪定印，右手上舉掌心張開作施無畏印。主尊佛兩旁各刻了一尊脅侍菩薩，頭上戴冠，無刻頭光，一手上舉，雙足交叉坐於蓮花座上。此主尊坐佛及兩旁坐菩薩的共同頂上，籠罩著



圖一：石刻浮雕淨土變相

一具巨大的傘棚華蓋，華蓋中間突起呈半圓形，四周向外擴張，裝飾華麗，邊緣垂掛數條流蘇瓔珞至至尊佛座兩旁四周，其中較長的兩條抵住佛寶座兩旁。因此，華蓋罩頂猶如佛居亭閣之中。（圖一）

至尊佛座之前刻一方水池，池中布滿蓮花，或盛開、或含苞待放，每一花中均有化佛，寶池右側與左側各自端坐一尊雙足交叉做半跏坐的菩薩，均頂上高冠，項有圓光，微作側身，一手上舉、一手下垂掌心置腹前的姿勢，此二菩薩即是觀世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。

此寶池呼應了《阿彌陀經》所稱：「池中蓮華，大如車輪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赤色赤光，黃色黃光，微妙香潔。」（圖二）

畫幅的左端部分，以七寶嚴飾之樓閣為主軸（極樂世界七寶莊嚴）：畫中以浮雕筆直稜線，表現了一棟由六根長柱豎立起來的樓閣；下端為樓閣底層，以欄杆圍繞長柱，上端為樓閣二層；屋頂呈單簷歇山頂，屋簷下五具山字形的斗拱，架在五支亭柱之上；柱子下端，圍著由底層支柱支撐的斗拱架出的平坐欄杆。整座樓閣，刻工細緻，線條清晰，將古典木造建築的梁柱架構之美，刻畫得一清二楚。

此七寶樓閣屋頂刻有五尊具光背做交腳坐的化佛。左側刻有類似芭蕉闊葉外張的芭蕉樹，右側刻有三身足踏蓮花的立像，手上或捧供物，面相朝向中央主尊阿彌陀佛。七寶樓閣前為一長方形的水池。

(圖三)

畫幅右端最右側，亦刻畫了一上、下兩層的七寶樓閣，造形一如左側七寶樓閣，只是由於石碑的破損，樓閣半邊已不存，但位於中央華蓋下至右側七寶樓閣之間，卻清晰地刻了幾尊頭戴寶冠、面朝主尊、雙手或合十站立於蓮座上的尊像，其頂上亦有數尊坐在蓮座上的化佛。(圖四)

中央主尊佛寶華蓋頂上四周，以及左、右側的七寶樓閣屋頂上端，均布滿了浮在雲端的朵朵蓮座，每座均有坐姿化佛，化佛雙手或上或下，姿態不一。而在三組化佛之間，則穿插著飛天、伎樂天人等，天人身上纏繞著博帶天衣，飄浮雲間，或持不同樂器飛越雲端，增添全畫面的動感之美。

自後漢光和二年(西元一七九年)，支婁迦讖譯出《般舟三昧經》以來，便開啟了中土的淨土思想。東晉慧遠在廬山開闢了淨土道場，也助長無量壽佛像的創作。自魏晉至南北朝之際，雕鑄立體的無量壽佛像，在南北各地蔚為風氣。但此無量壽佛像只是單尊像，至於畫造尊像眾多的極樂淨土圖像，則尚處於萌芽階段中。

這一幅創作於北齊時代的浮雕淨土變，是中土早期淨土變相的代



圖二：石刻浮雕淨土變相中央局部



圖三：石刻浮雕淨土變相左端局部



圖四：石刻浮雕淨土變相右端局部

表作，為唐代敦煌莫高窟大量創作淨土變壁畫奏出了序曲，呈現了中土極樂淨土變相的早期造型，在樸拙的尊像姿勢中，表現了莊嚴之美。

入唐以來，由於善導大師提倡畫造淨土變相的願力，使得至盛唐之際，長安、洛陽兩京一帶，淨土變相的創作風氣達到高峰，流風所及，更披靡益州及河西。但京洛一帶的寺壁畫，在會昌法難時，已遭摧毀，而益州、河西則尚有石窟遺存，尤其敦煌莫高窟唐代的壁畫，今日所遺三百壁中，約有一半的題材是淨土變相。

而自北朝末至中晚唐，淨土變的結構風格是有差異的。因在弗利爾美術館的同一展覽廳中，陳列著另有一件線刻的極樂淨土圖，是唐代約八世紀的作品，茲引述如下：

這是一具作半圓拱形的線刻畫，推測原件是安置在佛塔或寺院入口處上方楣梁處，推測來自西安。

此線刻畫，由眾多佛菩薩像、聲聞、護法神像所組成，是細線條刻成。優雅流暢的線條刻紋被白色粉底所填滿，藉此反得以清楚地將圖像中的尊像景物完整表現出來。

本畫主題亦被認定為極樂世界，是阿彌陀佛為主尊的西方淨土。畫面正中，主尊阿彌陀佛端身正坐於中央，頂上肉髻高突，額頭寬廣，法像莊嚴，腦後有三、四圈正圓形的頭光，身上著衣，內為偏袒右肩而



圖五：線刻畫淨土變相中央局部

胸下結帶，外披覆蓋兩肩垂及膝下的寬長袍服。右手上舉說法印、左手下垂置於左膝之上。

主尊佛身前左、右兩側，也各刻畫了微作側身的菩薩坐像，頭光三圈，頭冠華麗，胸飾瓔珞，披帛垂至座下，為觀世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。（圖五）

此一佛二菩薩的四周，環繞著眾多尊像，包括菩薩、羅漢、比丘、佛弟子、天人、護法天王，以及手托供物的供養者等，透過腦後圓光及跪立姿勢來凸顯這些尊像的等級。

畫幅的頂端刻華蓋，華蓋之上為天人，華蓋兩側也懸掛兩條瓔珞珠寶，垂掛至主尊坐佛的寶座兩旁，一如北齊響堂山架構，而不同者，是主尊佛前方立一架高的供桌，供桌上有香爐。此亦不同於早期其他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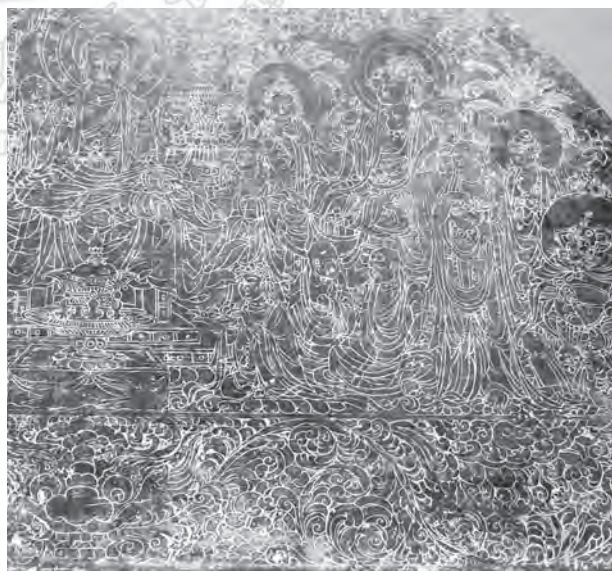
樂世界畫的表現模式，而更接近早期印刷佛經卷首的插圖，時間上大約是晚唐或更晚的時代。（圖六和圖七）

兩幅畫均是以描繪西方極樂世界為主軸，畫面的主題，同樣是西方三聖及聖眾菩薩、聲聞及景物。但若比對之，線刻畫的阿彌陀佛及菩薩、聲聞等，其法相衣袍線條流暢，而主尊身前的方形供具臺、香爐等，由其直斜線勾勒出立體的臺座，有空間深度感，具透視學的原理。就聖眾人物而言，線刻畫的左、右兩側多了穿戴盔甲的武裝護法神。而環繞畫幅半圓形邊緣的線刻，以花草、蕉葉、飛天、伎樂、珠寶等圖像，環拱著主尊頂上的華蓋，在左、右對稱中，顯出無比的華貴與生命力。



圖六：線刻畫淨土變相左端局部

線刻畫淨土變未在本尊左、右側刻高高的樓閣，也未在本尊佛前方刻方形水池，但是整個畫幅下方正中為龍首正面，兩旁為龍麟紋與捲濤紋，便是象徵著水池波濤。



圖七：線刻畫淨土變相右端局部

總之，自北朝晚期萌芽的淨土變圖像，演至中晚唐後，已形成這一幅仍充滿著唐風的線刻畫，刻線流暢、布局對稱、尊像莊嚴、裝飾華麗、景物生動，是十分珍貴的極樂淨土圖。☉